

热烈庆祝第十个中国“文化遗产日”



榆林小曲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以及传统体育和游艺等。

榆林地处塞北,这里融合了边塞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多重文化类型,孕育出了丰富灿烂、独具魅力的陕北民族民间艺术,具有极大的保护和利用价值。几千年来,榆林人民口

相传的陕北民歌、大秧歌、信天游、清涧道情、府谷二人台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文明鲜活的载体,生动地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人文内涵。非遗无处不在,与我们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像我们熟知的有:唱的民歌、扭的秧歌、听的说书、吹的唢呐、做豆腐的手艺,都是非遗,并且都列入了非遗名录予以保护。

2006年以来,在榆林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全市各级文化单位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扎实开展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项目申报和保护工作,有效实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开发和利用。先后组织申报了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4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工作。评审公布了3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截至目前,榆林市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2人(已有2名去世),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6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45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40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69人。榆林市绥德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神木、府谷、米脂、绥德县被陕西省文化厅命名为“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绥德县武文石业有限公司和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单位”。榆林市民间艺术团、榆林市文工团、绥德县武文石业有限公司、绥德县黄土艺术剧团被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传承单位”。为更好地保护传承非遗,榆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文物)局整理出版了书籍《陕北民歌大全》、音乐专辑《陕北道情》,制作了《榆林小曲》、《横山道情一好亲家》、《陕北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节目;委托中国唱片总公司制作《永远的信天游——榆林民歌印象》套装;在榆林古城步行街上设立榆林小曲、靖边跑驴、陕北剪纸、陕北道情、二人台等非遗传习所和非遗示范店,集展示、展演、传习为一体,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每年春节期间,开展丰富的民俗、民间文化展演;每年“文化遗产日”期间,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展出文化遗产展板、刊发专版、举办展演等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2012年4月13日,文化部正式批准在延安、榆林两市设立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指在陕西北部的延安市、榆林市辖区内,由其原居民自主、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对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采取有效、整体性的保护措施,以建立该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自然和谐共处的优化生态环境。建立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既是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在传统文化日益流失的现代社会里,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可资索引的基因符号和历史文脉的需要,更是从根本上更加有效地保护和传承陕北文化的唯一途径和重要举措。为此,我市特编制《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榆林)》,现已上报至文化部。

非遗保护任重道远,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争取保护区建设规划实施及我市申报项目落地;积极组织国家级非遗项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和省级非遗项目、省级非遗传承人推荐申报工作,以及市级非遗项目、市级非遗传承人审定公布工作;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抓紧做好非遗项目抢救保护和资料收集整理,建立非遗数据库;积极开展非遗传承以及“非遗项目进校园”活动;积极开展开展二人台、唢呐、剪纸、秧歌、说书等展演比赛研讨活动,实现活态传承和动态保护。

非遗是活着的宝藏,是民族的记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最好诠释,它生动地刻画着本土特色,是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最明显的符号。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榆林非遗、喜爱榆林非遗,自觉承担起保护和传承的责任,祖先用智慧和勤劳留下来的文化结晶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用心灵及情感来传承、弘扬。

陕西省榆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文物)局



绥德石雕



绥米唢呐传承人汪世发(右一)带徒弟一起表演



横山老腰鼓



陕北民歌传承人王向荣(右一)和学生演唱陕北民歌

六六初露锋芒

1949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一,绥德。林兴怀刚走进浦家孤村,村长李万荣就寻上他,叫他和本村的六六踢一个二人场子。

他看了一眼那个眉目清秀的青年,没有异议。只是缺少鼓和镲。村上的老人们翻转了脸盆子,再捡上几颗大石子,用棍子敲盆底替代鼓点,把石子相互撞击装成镲声。林兴怀也不挑剔,分好了谁演挎鼓子(男),谁演包头(女)后,就大方地扭了起来,那个叫六六的,也舞了两只手绢进入了角色。

才走了那么几步,乡亲们的脸上就荡开了笑纹。盆子敲得更响,石子碰得手疼,人圈子挤得更密了。林兴怀霎时停住了,说:“这个娃娃是个好的,有出息!”大人、娃娃们都一下子围住了六六。李万荣也很喜,当即拍板:“今年给村里请6个把式,六六跟上闹(秧歌)。”

6个把式进了村,就沿门子(挨家挨户)闹了起来,“伞头”在前面唱,其余人在后面舞,六六也闪在队伍里头,跟一个叫阎文斌的人,学起女子边舞扇子边走路的基本步法。阎文斌虽只教了两天,却是六六最为敬重的启蒙老师,也是唯一的老师。

第二年,他们村里又不再请把式了,可那份热闹却年年保留了下来。原来六六和村里的几个青年迷上了,认真了,有事无事就琢磨,拉开架势就扭,有模样了,也做起了把式。不但闹红了本村,方圆几里也有了名气。有一天正在别村闹着,县上来了通知,叫到县里参加全省汇演的选拔赛。六六当然想不到,他这男装扮戏装,丈夫扮娇娘的一闹,竟把兴趣闹成了终生职业。这一闹,闹出了绥德,闹出了陕西,闹出了内地。在香港演出时,一个台湾人连看了他演的3场二人场子之后,来到后台,抓住他的手,只是说:“像!好!”

我眼中的李增恒

第一次见李增恒,就是看他的二人场子。我就是不敢相信,塑造台上那个泼辣、娇媚、顽皮又带羞的小娘子,竟是个66岁的男子。台上,“她”红色的百褶裙没有一刻安静,桃粉色的扇

子“嗖嗖”地,表达了手势的延伸;“她”轻巧、夸张地欲倒,等男子慌忙扶住时,转头窃笑;对一个诱惑丈夫吃醋,故意和丈夫的“小心眼儿”作对的女子微妙心理的把握,以及传达到手手上的传神动作,使人惊叹……在大门外我虔诚地等他,要看看庐山真面目。

他再露面,衣服换过了,脸上还涂着重重的油彩,花白的头发熨帖地向后梳着,年轻的面容早已不复存在。但看到他眼睛的一刹那,我突然想到武侠小说里武功盖世的侠士。长年潜心修炼,集日月之灵气,采天地之精华,凝聚成眸子里的两个光点,闪烁着异于常人的神采。

第二次见他,是在某个单位的传达室。除了瘦小的个子外,我几乎认不出了。他抱着人家的娃娃,警惕地问我找谁,完完全全一个门房老头儿,我甚至怀疑那天的神采,只是街灯的幻觉。然而聊开后,他给我示范“甩袖”“缠腰”几个动作时,嘴里“喀喀喀”地打着板,脖子、手、腰及无形的扇子,不断翻转又定格,那抹神采又自然浮现出来,并再次被我捕捉到了。虽然我未见过得道高僧,但我猜测两者眼中的内容是相同的,正所谓艺亦有道。如果说高僧身后留下的是供万人膜拜、乞求幸福和快乐的舍利子,他的二人场子,则直接点燃了人们心中固有的快乐。

“俏不过那六六旦”

“我的小巧叫六六。有一次在省里演出,记者问我艺名叫啥。我说没有。旁边有个也是闹秧歌的说,咋没有,有!叫六六旦。‘旦’就是古戏里的年轻女子。我在二人场里就演女的。”六六说,从那以后演出,画报上、剧目表上都写成“六六旦”,不写李增恒了。

“俏不过那六六旦”

郭 军



2007年2月李增恒为学生示范踢场子

“一开始演女角,也希望观众能爱‘她’、稀罕‘她’。”六六说,“在村里演出,每次扮完相从房里一走出来,就把自己当成女的了。观众只能从脚的大小判断男女,脚大是男的,可我的脚也小。有熟人认出来,就指给其他人,说我是男的。我不管,谁拉话也不应,只点头笑。声音一露,不是细的,我这女人的感觉也就挽了。卸装以后,才找人拉话。”

六六跳舞,老婆、儿女都不高兴,他们觉得一个男的扮成女的扭扭捏捏,“文革”时也受了批判。可六六就爱这个,没有扇子,他每天赶羊来回就拿个扫帚练习。由于没有正式从过师,六六手脚比较硬,为了练习他出去拦了半个月活儿,买了一面大镜子挂在墙上,模仿年画里巨角的动作,一只手抱着娃娃,另一只手也练,练像了还自己改了几个细节,把大跨步变成小

碎步,就更像小媳妇了。

六六父亲老得早,他的母亲支持六六闹秧歌。六六母亲说,自她13岁嫁过来,就没见村里闹过。一个人一个爱好,儿子愿闹就闹,是好事。

“第一次到北京演出,人家要跟我学。问我动作的名称,我说解不下。人家就说,你起,你起下什么就是什么。我动了脑子,就起了几个名字。”六六说,回来问过几个吴堡、崔家峁的老艺人,都说只有动作,没有名字。六六就给二人场子里的动作起了名字,列了个单子,老艺人看了满意。第二次到北京,六六就讲出来了,还添了几个他发明的动作,像“空中绕月”“凤凰单展翅”“盘头扫地”。那4个月,每天换几家教课,中午吃饭时都睡着了。

“年轻时跳,就图红火,图比别人跳得更好,年纪大了,就只能把二人场子在我手上改变得更好,更耐看。”六六说,“现在退休了,照门房补贴家用,有时也演出。儿女们没有继承我这行当的,但省内外还有我不少徒弟。”

在《榆林地区志》文化界人士栏,笔者查到了他的名字,名字下是一段文字:(1928—)艺名“六六旦”,民间称“水上飘”,绥德韭园沟乡浦家孤村人,现为榆林地区民间艺术团民间舞教员、陕西省政协委员、中国舞协陕西分会理事。18岁学艺,20岁登台,一举成名。他表演的陕北二人场子在省内外很出名,群众顺口溜:“俊不过那红牡丹,俏不过那六六旦;看了六六旦,一天不吃饭。”从艺30年来3次赴京演出,获优秀表演奖,老艺人名誉奖。在198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亚洲地区15个国家组成的民间舞蹈考察、保护展览中,他表演的二人场子引起轰动,有的舞蹈家高呼“农民万岁”。

链接:二人场子,踢场子的一种,是一种舞蹈性节奏感较强的民间舞蹈,主要流行于绥德、米脂、吴堡、佳县等地。二人场子具有完整的艺术结构和独立的艺术形式;既可在大场秧歌中穿插表演,又可单独在舞台表演,属秧歌小场子类。风格上属文场子,又叫软场子、胭脂场子,主要表现男女欢爱生活内容,节奏文雅,动作俊秀、风格细腻。二人场子是按人数划分的,此外,还有三人、四人、六人、八人等更多的集体场子。